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1

訂婚記 阿格農著 王洵華譯
伊鐸和伊南古語 阿格農著 宋碧雲譯
沙克絲詩選 沙克絲著 陳黎·張芬齡譯
伊萊 沙克絲著 陳黎·張芬齡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6-1號
電話：(02)704-7469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2年 3月10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2年 3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伊

萊

——齣有關以色列苦難的神蹟劇

奈莉·沙克絲 著

陳黎、張芬齡 譯

人物表

洗衣婦
女麵包師傅
撒姆爾
荷賽耳
女孩子們
泥水匠
麥可
小販孟德爾
婦人
男人
磨刀匠
駝子

帶著鏡子的男人
裁判官
乞丐
牧師
老婦人
老人
木匠
園丁
生物
農夫
牧師
鞋匠

瞎女孩

提琴手

年輕女子

做禮拜的羣衆

各種聲音

時間：殉難之後

鞋匠之妻

郵差

醫生

小孩子們

第一景

波蘭小鎮的市場，許多倖存的猶太人聚集於此。四周的房子一片廢墟。只剩下一座噴水池位於中央，一個男子在池邊工作，切著且鋪著水管。

洗衣婦（提著滿籃的亞麻布，唱著歌）：

自洗衣店，我自洗衣店來

洗滌死亡的衣服，

洗滌伊萊的襯衫，

洗去血液，洗去汗水，

孩童的汗水，洗去死亡。

（對著鋪水管的男子）

撒姆爾，我將把它帶給你，
在黃昏時將它帶到牲口巷，

那兒，蝙蝠鼓翼於空中

當我掀動聖經

尋找哀歌時，

在那裏它燃燒，冒煙，而石塊崩落。

我將把你孫子的襯衫帶給你，

伊萊的襯衫。

女麵包師傅：

怎麼回事，比蒂，他怎麼突然變啞了？

洗衣婦：

早晨的時候他們把他的兒子帶走，

將他自牀上拉起，自睡夢中——

一如他們拉破通向

廟內神龕中的神龕之門——

做不得啊，做不得——

他們如是將他自睡夢中拉起。

他的妻子拉翠兒也被他們自睡夢中拖起來，

他們在後面催趕她奔過牲口巷，

牲口巷——寡婦羅莎坐在
角落，坐在窗邊

敘說事情的來龍去脈

直到他們用一根荆棘

堵住了她的嘴，因為她的丈夫是個園丁。

伊萊穿著睡衣跟在父母後面跑，

手上拿著風笛，

他從前在田野裏對著牛羊

吹奏的風笛——

而撒姆爾，他的祖父

也跟在他孫子後面跑。

而當伊萊看到，

用他八歲的眼睛看到

他們如何驅趕他的父母

跑過牲口巷，牲口巷時，

他把風笛放在嘴邊吹了起來。

而他並不像對著牛羣或嬉戲時那樣地吹奏，

寡婦羅莎說道——當時她還活著——不，他把頭往後甩

如同雄鹿或雄獐

在井泉喝水之前的姿勢。

他把風笛朝天指，

對著上帝吹了起來，伊萊吹著，

寡婦羅莎說道——當時她還活著。

女麵包師傅：

到旁邊來，比蒂，這樣他才不會聽見，聽見我們的談話，那啞了的人。

他像海綿般吸收我們的話語，

卻無法自喉頭迸出一物，

那被死亡緊緊細綁住的喉頭。

（他們走到一邊去）

洗衣婦：

在隊伍中行進的士兵

環顧四周，他看到伊萊

對著高空吹奏風笛，

就用槍托將他打死。

當時他是個年輕的士兵，仍然非常年輕，

寡婦羅莎說道。

撒姆爾扛起屍體，

坐在一塊里程碑上，

從此就變啞了。

女麵包師傅：

麥可當時不在附近

未能前往營救伊萊嗎？

洗衣婦：

麥可當時在祈禱房裏

在燃燒的祈禱房裏

他撲滅了火焰

他救了荷賽耳，

救了裁判官，

救了雅各，

但伊萊卻死了。

女麵包師傅（沉思著）：

他的一切就此終止，

就在

祂遺棄我們的當兒？

洗衣婦：

寡婦羅莎還說

麥可來晚了一分鐘，

小小的一分鐘，

瞧，就像我剛剛用來縫伊萊襯衫裂縫處的

那針的針眼那麼小。

你想他爲什麼來得太晚，

不是沒有敵人能阻撓他嗎？

他一步跨進旁邊的街道，

僅僅一步，

彌莉安的房子一度在那條街上，
然後他回過身來——

而伊萊就死了。

寡婦羅莎接著說：

但麥可具有完整的洞察力，

不像我們只能看到片斷——

他具有 Baalshem 的洞察力，

可從世界的一端看到另一端——

（她走近噴水池）

撒姆爾，來得及供節慶使用，

供新年使用嗎，這噴泉？

（撒姆爾點點頭）

女麵包師傅：

比蒂，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聽見了腳步聲！

洗衣婦：

巴西雅，你聽到了什麼樣的腳步聲？

女麵包師傅：

當他們來抓艾撒克，我的丈夫，

麵包師，因為他烤製脆餅，

用禁止的麵粉烤製成的甜脆餅，

當他們自爐邊將他帶走時，

我把外套拿給他，

因為外頭寒風刺骨——

它們嘶鳴如馬

看到燕麥時快樂的叫鳴：

「他將會回來，在穿上外套之前就會回來——

他將會回來！」

他回來了，沒有腳步聲！

就在那個時候腳步聲開始在我耳際響起！

沈重的腳步，

強撼的腳步，

它們向土地說道：

我要將你踏破——

他蹣跚的步伐夾在當中，

因為他很少走路，

在寒風中沈重地呼吸著，

他站在爐邊，

日日夜夜地——

洗衣婦：

你仍然聽到腳步聲嗎？

女麵包師傅：

它們活在我的耳中，

它們在白天走動，

它們在夜裏走動，

不論你說話或我說話，

我始終聽到它們。

洗衣婦：

去問麥可

看他是否能替你除去腳步聲。

我得問問麥可他知道些什麼。

因為他將鞋底與鞋幫縫合，

他一定知道除了怎麼樣浪跡到墳墓以外的事情。

讓我告訴你，巴西雅，我是個洗衣婦，

我製造洗濯用的鹼水，我已經洗了，浸了，

但是今天在洗衣店裏，

在伊萊襯衫上的裂縫合——

它在那裏注視著我——

女繭包師傅：

我要是能夠的話就好了，

我將打開上頭的裂縫，

被陽光弄得血糊糊的。

艾撒克的眼睛要是能看到我就好了——！

我將說，

我被困在欄柵之後，

那用腳步聲築成的欄柵，

那些踏破大地的

強撼的腳步聲——

而你蹣跚的步伐夾在當中——

洗衣婦：

噴泉湧出來了！

女麵包師傅：

噴泉湧出來了！

（她用雙手圍成杯狀，飲著泉水）

把腳步聲拿開，

自我的耳邊拿開——

那些腳步聲——腳步聲——

（她倒在地上）

幕落